



system. This change has posed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to the found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s a public basic course. At present, the course in Jiangxi Province is generally trapped in the dilemma of superficial practice teaching, empty theoretical learning and serious dis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which is seriously mismatched with the ability of students to "combine knowledge with practice" required by the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solve the above practical contradictions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to explore a set of effective curriculum reconstruction scheme based on the specific test situation and teaching situation in Jiangxi Province.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core of the reconstruction is to completely abandon the traditional thinking of the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replace it with the top-level design concept of "post course competition and certificate examination", and build a spiral fusion closed-loop "driven by practical tasks, with theory internalization as the core, and with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as the verification". The specific reconstruction path covers four dimensions: the re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objectives, the reorganization of content system, the innovation of teaching mod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evaluation system, supplemented by a trinity security system of teachers,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This study believes that through this systematic reform, the course "Fundamental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ill be transformed from a marginalized skill popularization course to a key hub course that supports students' successful response to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effectively connects subsequent professional learning, and enables lifelong digital literacy development, so as to provide solid bottom support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value-added empower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Jiangxi Province.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Vocational high schoo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undation; Integration of practice and theory; Curriculum reconstruction; Examination of post class competition certificate; Jiangxi Province

0 引言

职业教育作为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类型教育,其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构建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现代职教体系。职教高考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正是打破学历“天花板”、畅通技术技能人才成长通道的核心制度设计。近年来,包括江西省在内的全国各省份职教高考改革持续深化,其考试内容与形式正从早期偏重单一技能操作,向“专业技能笔试”与“技能操作考试”并重的综合评价模式演进。这一转变清晰传递出国家对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新期望:未来的劳动者不应仅是遵循指令的“操作工”,更应是理解原理、能优化流程、能解决复杂问题的“技术员”或“工程师”。

《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在职业高中课程体系中占据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培养学生适应数字社会基本生存能力(信息素养)的载体,更是几乎所有专业(从智能制造到电子商务,从数字媒体到现代服务)进行数字化学习与创新的工具性基础^[1]。然而,审视当前江西省多数职业高中的

教学现状,这门本应充满活力与实用价值的课程,却因其教学内容、方法与评价与职教高考的新要求严重脱节而陷入窘境。教学往往分裂为两部分:一是脱离应用的抽象理论灌输,学生死记硬背概念以应付可能存在的理论考试;二是脱离原理的机械操作训练,学生依样画葫芦却不知其所以然。这种“两层皮”的教学模式,导致学生在面对职教高考中那些需要综合应用原理分析故障、设计方案或优化流程的题目时,往往束手无策^[2]。

因此,在职教高考改革这一宏观背景下,对《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进行根本性的重构,已非锦上添花的教学改良,而是关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关乎学生升学竞争力和长远发展的迫切要求。本研究聚焦江西省的具体实践,旨在回答一个核心问题:如何系统性地重构职业高中《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才能使其有效支撑学生应对职教高考对理论与实践能力的双重挑战?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索,本研究期望为江西省乃至全国同类地区的课程改革提供兼具理论深度与实

践操作性的路径参考。

1 现状审视：课程教学与职教高考要求的双重脱节

江西省职业高中《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当前面临的核心矛盾，在于其传统的课程逻辑与职教高考所倡导的综合性、应用性评价逻辑之间存在着系统性偏差。这种偏差具体体现在教学实施、学习产出与评价反馈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共同导致了课程效能低下^[3]。

首先，在教学内容与过程层面，实践与理论呈现出机械割离的状态。多数学校的课程安排仍遵循“先理论、后上机”或“理论课与实验课交替但内容疏离”的固定模式。例如，在讲授“计算机网络”模块时，教师可能在理论课上花费大量时间讲解 OSI 七层模型、TCP/IP 协议簇等抽象概念，学生依靠记忆留存；而在后续的上机课中，练习内容却可能仅限于如何设置 IP 地址、如何共享文件夹等孤立操作。两个环节之间缺乏有机关联：学习协议时不知其如何在数据包传输中具体体现，配置网络时亦不明了每一步操作背后的协议交互原理。这种割裂使得实践沦为“盲动”，理论沦为“空谈”。当职教高考的实操题要求考生“分析某网络故障的可能原因”或“为一个小型办公室设计安全的网络接入方案”时，仅靠机械操作记忆和概念背诵的学生必然难以胜任^[4]。

其次，在学生能力建构层面，导致了“技能虚化”与“知识惰化”的并存。由于实践缺乏理论深度牵引，学生掌握的技能是脆弱且情境固化的。他们能够完成教材或教师演示过的特定任务，但一旦任务情境、参数或工具版本发生细微变化，便可能无从下手。这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技能是“虚化”的，无法迁移和适应高考或真实工作中的新挑战。同时，脱离实践情境的理论学习，使知识变成了需要反复记忆才能维持的“惰性知识”。学生或许能在闭卷考试中默写“数据库的三大范式”，却无法在设计一个简单的学生信息表时主动应用这些范式来避免数据冗余。职教高考的理论笔试越来越倾向于考查知识的应用与关联，而非简单的再认与复述，这种“惰性知识”在考试中难以被有效激活和提取^[5]。

最后，在教学评价层面，存在导向偏差与反

馈失效的问题。当前课程的评价方式往往加剧了上述割裂。技能考核通常只关注最终操作结果是否正确（如网络能否 ping 通），忽略了操作过程的规范性与逻辑性；理论考核则多采用选择题、填空题等形式，考查对孤立知识点的记忆。这种评价体系无法诊断学生是否真正理解了技能背后的原理，也无法衡量其综合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它向师生传递了一个错误的信号：实践与理论是可以分开学习和考核的。这直接导致教学反馈无法为改进“实践-理论”融合教学提供有效信息，评价的“指挥棒”作用发生扭曲，使得课程改革缺乏内生动力。

深层究因，这一系列问题的根源在于课程开发与实施的逻辑起点错位。课程设计未能以职教高考的“综合职业能力”考查要求为原点，未能有机整合“岗”（信息类岗位对原理性操作能力的需求）、“赛”（技能大赛对规范流程与创新思维的要求）、“证”（1+X 证书对知识技能矩阵的认证）等多方标准，而是沿袭了学科本位的惯性思维，将一门本应高度融合的课程，人为地拆解成了两个疏离的领域^[6]。

2 核心理念：构建“实践-理论”融合闭环以应对综合性考评

要破解上述困境，必须首先在理念层面进行根本性革新。课程重构的核心理念是：摒弃将实践与理论视为教学过程中两个独立环节的线性思维，转而构建一个“实践切入-理论探究-整合应用”的螺旋上升式融合闭环。这一理念将职教高考的综合性能力要求作为课程设计的终极目标和检验标准，强调学习应始于真实的、复杂的、有价值的实践任务，并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自然生发对支撑性理论知识的深度需求与主动探究，最终实现理论认知与实践能力的协同建构与一体化提升^[7]。

该闭环运作的核心机制在于“任务驱动”与“问题导向”。教学的起点不再是教科书第一章的概念，而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源自真实工作场景或高度模拟职教高考实操题的综合项目。例如，项目任务不是“练习使用 Word 排版”，而是“制作一份包含产品介绍、数据图表和客户反馈分析的专业项目投标书”。学生在尝试完成这个复杂文档的过程中，会自然遇到一系列问题：如何高效统一文



档风格? (引出样式与模板理论) 如何将 Excel 数据动态更新到 Word 中? (引出 OLE 对象链接与嵌入概念) 如何管理长文档的结构? (引出大视图与目录生成原理)。此时, 理论知识不再是教师强加给学生的外在内容, 而是学生为攻克实践难关而主动寻求的“工具”和“地图”。教师的作用从知识的灌输者转变为学习情境的设计者、探究资源的提供者和思维深化的引导者^[8]。

这一理念直接呼应了职教高考的命题逻辑。高考中的优秀实操题和理论应用题, 本质上都是对一个微型工作项目或问题情境的抽象与提炼。它们考查的正是学生在接近真实的情境中, 综合调用操作技能与原理知识来定义问题、分析条件、设计方案、实施并验证的能力。因此, “实践-理论”融合闭环的教学过程, 本身就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备考过程。学生在闭环中每一次从实践困惑到理论求解再到实践验证的完整经历, 都是对其综合职业能力的一次锤炼和预演。当他们在考场上遇到类似情境时, 便能迅速激活这种完整的认知-行动模式, 而非孤立地回忆某个操作步骤或背诵某条理论条文。

最终, 这一闭环旨在实现学生认知结构的质变。通过经历多个这样的融合学习周期, 学生头脑中零散的操作经验和知识点, 将逐渐被整合成围绕特定技术领域 (如数据管理、网络组建、多媒体处理) 的、脉络清晰的“认知图式”。这种图式既包含“如何做”的程序性知识, 也包含“为何这样做”的陈述性知识, 以及“在何种情况下选择何种策略”的条件性知识。这种深度融合、可迁移的知识能力结构, 正是应对职教高考并适应未来职业不确定性的关键所在。

3 重构路径: 四位一体的系统性课程改革方案

基于上述核心理念, 对《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的重构必须是一场系统性的改革, 需在课程目标、内容、教学与评价四个关键维度上协同推进, 形成合力。

3.1 课程目标重塑: 从技能清单到素养图谱

课程目标需进行升维与重构, 其表述应从罗列具体的软件操作技能 (“会使用 Excel 函数”), 转向描述学生在完成综合性信息任务过程中应形

成的、可迁移的综合信息素养。新目标体系应包含三个层次: 1. 基础操作素养: 熟练运用主流信息技术工具完成常规信息处理任务, 满足职教高考技能操作部分的基本要求。2. 原理理解素养: 能解释常见信息技术应用背后的核心概念与基本原理, 能运用这些原理分析简单技术故障、比较不同技术方案的优劣, 此为应对理论笔试的基石。3. 融合创新素养: 能在贴近专业的模拟情境中, 设计技术实施方案, 合理选择工具与方法, 创造性地解决略有挑战的信息问题, 并清晰阐述其设计思路与技术依据, 此为核心竞争力所在。目标的重塑为整个课程改革提供了清晰的导航。

3.2 课程内容重组: 开发“理实一体”的项目化模块

必须打破传统按技术领域划分章节的教材体系, 构建以“项目模块”为核心的内容新形态。每个模块都是一个完整的学习单元, 围绕一个驱动性问题 (如“如何为校园文化艺术节进行数字化宣传与报名管理?”) 展开。模块内部内容呈三层结构: 外层是“项目情境与任务”, 描述一个真实、有趣且包含挑战的场景, 并给出明确、具体的产出要求 (如制作宣传 H5、设计在线报名表、管理参赛者数据)。中层是“活动过程与资源”, 将大任务分解为一系列子活动, 并在每个活动的关键节点, 嵌入式地提供所需的“微理论”讲解 (如设计 H5 时讲解色彩与版式原则, 处理数据时讲解数据库查询逻辑) 和“微技能”指导 (如工具的具体操作技巧)。内层是“反思与知识结构化”, 在项目完成后, 引导学生通过绘制概念图、撰写技术小结等方式, 梳理本项目所涉及的核心知识点、技能点及其相互关系, 并与职教高考的考点进行对照链接。这种内容组织方式, 使理论如盐溶于水般渗透于实践的每个环节^[9]。

3.3 教学模式创新: 推行“做思研辩”相结合的深度课堂

课堂形态需从“教师讲台”彻底转变为“学生项目工作坊”。教学实施遵循“创设情境-明确任务-探究实践-研讨深化-总结提升”的基本流程。教师的关键作用体现在: 在任务开始时, 通过提问激发认知冲突; 在学生探究过程中, 提供“脚手架”式的资源和支持, 并在适当时机组织“原

理研讨时刻”，例如，当所有小组都完成了网络连接后，教师可提问：“为什么我们配置的网关地址必须是路由器接口的IP？如果配错会怎样？”引导学生结合刚完成的操作思考网络层路由的原理。还可以引入“技术方案辩论会”，就同一问题的不同解决路径（如用电子表格还是简易数据库管理数据）展开辩论，要求各方陈述技术依据。这种模式迫使学生在“做”中必须“思”，在“辩”中深化“研”，从而实现深度理解。

3.4 评价体系重建：实施“过程性与终结性融合、能力与知识并重”的多元评价

评价改革是指挥棒的关键调整。新的评价体系应贯穿学习全程，并全面对标高考形式。过程性评价（占比40%–50%）聚焦学习过程，包括：项目日志（记录问题与解决思路）、小组协作贡献度、阶段性成果（如设计方案、原型）、以及在研讨中的发言质量（体现原理理解深度）。终结性评价（占比50%–60%）则模仿职教高考结构，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综合性项目大作业”，要求学生独立或小组完成一个较复杂的项目，并提交包含设计文档、源代码/配置文档、测试报告和原理说明在内的完整作品集，重点评价其综合应用与原理阐释能力。二是“模块结业笔试”，试题不再全是概念记忆题，而应包含相当比例的情景分析题、方案设计题和案例分析题，考查学生在模拟情境下调用理论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评价方式本身，就是对学生备考的有效训练^[10]。

4 实施保障：支撑融合教学落地的关键条件

任何优秀的课程设计，若无坚实的保障体系支撑，终将流于纸面。为确保前述重构路径在江西省职业高中落地生根，必须同步构建三大支柱。

师资保障是第一支柱，推动教师从“讲授者”向“双师型导师”转型。融合教学对教师提出了极高要求：他们既要懂技术、能实战，又要善引导、会启发。因此，必须建立系统化的教师发展支持体系。包括：1. 建立常态化的企业实践制度，让教师定期深入IT企业或相关岗位，亲身体验技术原理在生产一线的实际应用与演变。2. 组织专题工作坊，重点培训项目化课程设计、引导式提问技巧、课堂研讨组织等融合教学法，而非单纯的软件技能培训。3. 构建校级或区域级课程共同体，鼓励

教师跨校集体备课，共同开发项目案例，分享教学难题与解决方案，形成协同发展的专业社群。

资源保障是第二支柱，建设“活、实、联”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库。“活”指资源形式活泼、更新及时，包括大量微课视频、交互式仿真实验（如网络协议仿真）、虚拟操作环境等。“实”指内容紧贴实际，项目案例应来源于江西本地产业真实需求或校园生活真实场景，增强代入感。“联”指资源必须与职教高考紧密关联，建立“资源标签–高考考点”的映射数据库，方便教师和学生按图索骥，使日常学习与备考准备无缝对接。省级教育部门可牵头，联合高水平学校和企业，共建共享这一资源平台。

环境保障是第三支柱，打造支持协作探究的“智慧学习工场”。传统的排排坐机房已无法满足项目化、探究式学习的需求。教学环境需要升级改造为功能复合的智慧空间：配置可灵活组合的桌椅，便于小组协作；部署高速无线网络和分组投屏系统，方便成果展示与研讨；安装必要的专业软件和虚拟化平台，支持复杂项目的开发与测试；甚至可设置小型讨论区和资料查阅区。这样的环境本身就是一种“隐性课程”，潜移默化地倡导着实践、协作与探究的学习文化。

5 结论与展望

面对职教高考改革带来的深刻挑战，职业高中《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的被动调整已无出路，唯有主动实施系统性重构，才能把握机遇，重塑课程价值。本研究立足于江西省的具体情境，提出了一条以“实践–理论融合闭环”为内核、以“四位一体”课程改革为骨架、以“三大保障”为支撑的清晰重构路径。这条路径的本质，是将课程从知识传授与技能训练的场所，转变为学生建构综合性职业能力、锻造关键信息素养的“练功房”与“预演场”。

总而言之，以职教高考改革为契机，对《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进行深度重构，是江西省职业高中实现内涵式发展、培养适应数字经济时代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必然选择与战略举措。这是一项富有挑战但意义深远的工程，需要教育行政部门、学校、教师、企业以及研究者的共同智慧与长期努力。本研究仅是一个开端，期望能抛



砖引玉，为这场深刻的变革贡献一份切实的思考与可行的方案。

参考文献：

[1] 基于“互联网+”背景探讨中职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教学方法. 马芸. 信息与电脑(理论版),2024(14)

[2] 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的教学实践. 钟前锐. 电子技术,2024(07)

[3] 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教学中的智能技术应用. 马世宝. 电子技术,2024(07)

[4] 财经商贸类专业的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教学改革实践探索. 任萍. 办公自动化,2024(13)

[5] 基于 OBE-CDIO 工程教育模式下的《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改革. 王亚飞; 桑艺宁. 2024 年文化信息发展论坛论文集(五),2024

[6] 基于中药专业的“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教学设计与实施. 刘艺鸣. 信息系统工程,2024(04)

[7] “三教”改革促进课程思政建设——以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为例. 李华. 中国新通信,2024(05)

[8] 基于岗课赛证的高职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探究. 付名玮; 王焱堂. 现代职业教育,2024(02)

[9] 高职“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在线教学策略研究. 张艳. 中国新通信,2024(01)

[10] 新媒体辅助中职《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教学设计研究. 杨智画. 闽南师范大学,2024

作者简介：熊立（2000-），男，江西新余人，本科，新余市中科职业高级中学学校教师，研究方向：信息技术；肖龙（1984-），男，江西新余人，本科，新余市中科职业高级中学学校教师，研究方向：信息技术。